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查清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

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江南 佛教 诗歌 文化因缘

[作者简介] 查清华(1964—),男,江西省九江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及江南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2)04-0108-07

言志缘情的中国诗歌,本不当与无欲无住的僧人相干。但在诗的国度,尤其诗的江南,诗歌照样挤进梵门,赞佛礼佛,证性谈禅,写山水幽趣,抒僧人怀抱。胡震亨、钱谦益作为诗学巨擘,江南学者,一个说:“释子以诗闻世者,多出江南。”^①一个说:“江南开士,多博通诗翰。”^②他们的结论如此相近,如此实在。然则,江南僧诗的意趣与情感,及其抒述的方式,特色何在?它们与江南的地域传统和现实生态,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因缘?

古代历史的情实: “江南开士,多博通诗翰”

在古代,文化、政治和经济概念上的江南,肇端于东吴,成型于六朝,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江南佛教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正如严耀中所说:近两千年来,江南最有势力的宗教便是佛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第7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教;佛教在江南传播的过程,正与江南的区域特征越来越明显、在全国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过程相吻合。^①即以佛寺为例,作为礼佛、修行和弘法的主要空间,从东吴时创立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开始,据唐法琳统计,刘宋时已有寺庙 1913 所,萧齐时 2015 所,萧梁时 2846 所,陈朝 1232 所。^②唐宋以后,江南的佛寺继续发展,唐朝已是“有寺山皆遍”^③,仅杭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四载,唐以前有 360 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 480 寺。

江南诗僧的形成、发展、兴盛和衰微,与佛教在江南的传播情形也基本一致。明胡应麟说:“沙门诗昉自晋惠远、道猷辈。”^④的确,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东晋康僧渊、支遁、慧远等人喜为诗,齐僧汤惠休、帛道猷、宝月还被钟嵘纳入《诗品》。《隋书·经籍志》列沙门诗文集,属江南僧人者:东晋支遁集 8 卷、支昙谛集 6 卷、释僧肇集 1 卷、释惠远集 12 卷,宋释惠琳集 5 卷,陈释标集 2 卷、释洪偃集 8 卷、释瑗集 6 卷、释灵裕集 4 卷、策上人集 5 卷、释慧集 6 卷。此后,诗僧一直盛于江南。在诗的唐朝,刘禹锡发现,江左诗僧已自成谱系:“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⑤后来胡震亨承此谱系予以续写:“文、宣之代,可公以雅正接绪;五代之交,己公以清贍继响。”^⑥辛文房《唐才子传》亦称,唐代诗僧最著者皎然、灵一、灵彻、清塞、贯休、虚中等 8 人,“皆东南产秀,共出一时”,继列次后诗僧 45 人,亦大多出自江南。^⑦胡应麟则特别指出:“唐诗僧越中独盛,辨才、灵一居会稽,灵澈、处默越州人,皎然吴兴,贯休澈水,皆其著者也;而寒山、拾得显化台州。”^⑧宋代天台僧行肇、丹阳僧祖可、金华僧保暹,钱塘僧智圆、契嵩、道潜、道济、斯植,庐山僧惠洪、梵崇等,皆不让世俗诗人;元代钱塘释英甚至赞沅禅师:“有诗行已久,何必上《传灯》。”^⑨在这位江南诗僧眼里,诗的价值超越了高僧语录。至明清,江南诗僧群体愈益壮大,如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中,列明及清初高僧 37 人,金陵法吕 2 人,名僧 74 人,计僧侣诗人 113 位,其中绝大部分出生或出家在江南。一些寺院竟有多位诗僧,如四明延庆寺圆复、弘灏、空波、佛引、西来等,皆以诗名。^⑩仅浙江一省,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五一载明代浙籍诗僧 98 人,诗文集 133 部。

如此,诗僧和僧诗,也就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许多诗僧无愧于“诗”,他们本就具备文化精英的厚实学养。如栖居庐山的净土宗初祖慧远通六经老庄,湖州释皎然“撰六义之精英,首冠方外”^⑪,蒲室禅师“家世业儒”^⑫,长洲妙智庵道衍“喜为儒者博贯该通之学”,山阴普济寺僧博洽“贯通经范,旁通儒典”,天平山龙门僧良琦“既究禅理,兼通儒学”,海虞破山寺僧普慈“世业儒”,金陵报恩寺僧雪梅“讲‘四书’、《周易》,皆有新理”,长干寺僧洪恩“博通经史,攻习翰墨”;^⑬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淮云寺僧惟寅亦能讲解儒书^⑭……钱牧斋曾揭示此一历史情实:“江南开士,多博通诗翰。”博学重教的人文传统,好尚诗文的地域风习,同样泽被江南僧人。

江南诗僧能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其诗作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还因为他们从不自闭于空门。他们热衷与世俗诗人交往,切磋诗艺,酬唱互答。如终老杭州龙兴寺的唐诗僧灵一,与李华、朱放、李纾、张继、皇甫冉、张南史、严维、独孤及等为尘外之交;杼山妙喜寺诗僧皎然,与吴季德、李崱、皇甫曾、崔子向等友善;江南僧栖白,与诗人李频、刘沧、许棠、罗邺、张乔、曹松、李洞、李昌符等互为酬答;婺州僧贯休,与陈陶、方干、李频、吴融、韦庄、罗隐等诗人声应气求;杭州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等,均与苏轼为方外交……胡震亨批评唐代自法

① 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第 1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 法琳:《辨正论·十代奉佛上篇》,见《大正藏》第 52 册,第 502—503 页。

③ 张籍:《送朱庆余及第归越》,见《全唐诗》卷三八四,第 431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④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第 16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⑤ 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见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 1183 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

⑥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第 82 页。

⑦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第 44—45 页,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⑧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第 1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⑨ 释英:《重游净慈忆沅禅师》,见《白云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⑩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第 722 页。

⑪ 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见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二九,《四库全书》本。

⑫ 顾嗣立:《蒲室禅师大欣》,见《元诗选》初集卷六七,《四库全书》本。

⑬ 分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第 669、670、686、686、688、703 页。

⑭ 陆容:《菽园杂记》卷二,第 1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振之后,江南诗僧“转啖膾炙,竞营供奉,集讲内殿,献颂寿辰,如广宣、栖白、子兰、可止之流,栖止京国,交结重臣,品格斯非,诗教何取?”^①恰好说明了江南诗僧社会交往的开放性。晚明钟惺甚至说:“金陵吴越间,衲子多称诗者,今遂以为风。大要谓僧不诗,则其为僧不清;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②僧人因作诗而清逸,士大夫因交诗僧而高雅,他们互为需要,相与沾溉。这让江南的诗歌增添几分别样风味,也使江南的僧诗多出几分世俗情怀。

江南诗人的发现: “趣致之幽,释梵为最”

“大率才情之富,闺阁居多;趣致之幽,释梵为最。”^③论意趣或理致,僧诗最深刻、最幽微,浙江兰溪诗人胡应麟慧眼独具。

既为僧诗,自然少不了赞美佛祖、颂扬菩萨,支遁《四月八日赞佛诗》、《文殊师利赞》、《弥勒赞》即是;也多见发明佛理、证性谈禅,如罗什《十喻诗》、梵琦《西斋净土诗》、德清《六咏诗》。若德清《六咏诗》,分别咏心、无常、苦、空、无我和生死,其《无常》曰:“法性本无常,亦不堕诸数。譬彼空中云,当体即常住。圣凡皆过客,去来无二路。是生不是生,非新亦非故。智眼明见人,此外何所慕。”此类作品,多直接宣讲义理、弘扬佛法,诚如钱锺书所评:“虽涉句文,了无韵藻”、“语套意陈,无当理趣”。^④

但显然,诗僧有资格被世人称为诗僧,这样的诗不当为主流。在江南僧诗里,最多见的情形是,即便旨在发明佛理,诗人也会借助物象构建一个艺术化的意象或境界,给人提供心性体验的想象空间,其“趣致”,就幽然潜隐在这一空间里。看皎然的《牡丹》:“三春堪惜牡丹奇,半倚朱栏欲绽时。天下更无花胜此,人间偏得贵相宜。偷香黑蚁斜穿叶,觑蝶黄莺倒挂枝。除却解禅心不动,算应狂杀五陵儿。”“心不动”是本诗要发明的旨意,但整首诗在咏牡丹,首联和颈联形象细腻,活泼传神,“奇”在世间芳菲惜尽而牡丹欲绽,“贵”在周身遭受干扰却不改初衷。此“奇”此“贵”,致“天下更无花胜此”;此牡丹,是深得禅心的高道化身。全诗融意于象,浑成无痕。甚得苏轼赏识的杭州僧道潜有诗:“雨暗苍江晚未晴,并梧翻叶动秋声。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浮云浅处明。”^⑤雨幕遮蔽天光,江上处处昏

暗,由秋风萧瑟梧叶翻动,到夜半楼头风声停歇,最后月亮穿出云层,世间光明一片。何等形象,何等亲切,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经验,而佛家理趣悄然隐含其中,让人想起慧能的《坛经》:“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覆盖,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覆盖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⑥自性被妄念遮蔽,经过修行觉悟而明心见性,趣致幽深,浑然天成。

除发明佛性,一些诗劝人挣脱世俗羁绊,也尽量寓理趣于形象。天台僧寒山《山居杂诗》:“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何益?”尽管诗尾的劝诫非常直白,却通过一个高蹈隐士的形象而彰显,深居绝域,幽石为伴,看云生云散,察春去秋来,他以高高在上的觉者姿态,“点破”凡夫俗子的执迷妄念。而其《偶题》以“美女骷髏”寓人生空幻:“胭脂画面娇千样,龙麝熏衣俏百般。今日风流都不见,绿杨芳草骷髏寒。”颜色、气味、状貌、情态,鲜明的形象,完整的境界,既展示女子俏丽娇媚的风姿情韵,又渲染画面比照下的幻灭凄凉。文益《看牡丹》意趣类似:“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劝人趁早看破,必突出牡丹的香艳所散发的诱惑。这也是江南诗僧常用的手法,如被钱谦益称为“近代诗僧领袖”的法杲^⑦,其《山居》有云:“青溪绿树横紫烟,春将尽时花倍妍。举世都称眼能视,几人看到飞花边。”以俗眼看,看到花儿当下妍丽;以法眼观,察见妍丽转头成空。寓意同文益《看牡丹》,但沉潜更深,含蓄略胜。

要放下俗想,脱离尘累,坚持信念,须有一副凛然的气骨,一份豁然的心胸,一种超然的精神。诗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第82页。

② 钟惺:《善权和尚诗序》,见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三零二,《四库全书》本。

③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第161页。

④ 钱锺书:《谈艺录》,第2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⑤ 道潜:《江上秋夜》,见《参寥子诗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⑥ 慧能:《坛经》,第112—11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⑦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第712页。

僧将此追求融化在“江山高秀，云水孤清”的江南风物里。南朝陈定法师有首《咏孤石》：“迥日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日照生空的深远，平湖四望的开阔，荡涤凡尘的风浪，渲染山水的朝霞，都成为孤石的背景和烘托。这孤石，超拔群山，独秀高天。僧人以孤石自照，正所谓气骨挺然，胸次豁然，精神超然。唐会稽僧灵澈《天姥岑望天台山》诗：“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寒空。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钟惺《唐诗归》评曰：“极深、极广、极孤、极高。”所咏之华顶峰，精神意趣类似定法师笔下的孤石。再读齐己的《早梅》：“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去，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映春台。”当万木被冰雪冻折，此梅却悄然绽放，独领风骚，气骨凌寒，清香逸远，堪称“高远冷峭”^①。这是僧人的自我写照，更是他的精神追求。这“趣致”，亦这般精微。

远离尘嚣，心如止水，对皈依空门的释子，既是一种历练的过程，也是一种修成的境界。不少僧诗就表达着这一趣致。皎然有诗《西溪独泛》：“道情何所寄，素舸漫流间。真性怜高鹤，无名羨野山。轻寒苦竹秀，入静片云闲。泛泛谁为侣，唯应共月还。”真所谓“流水今日，明月前身”^②，释子的真性情就寄托在这溪流野山之间，这鹤，这竹，这云，这月，与这独泛的幽人相遇，构成一个清高静逸的世界。灵一《题僧院》诗云：“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晚明周珏《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此诗：“语不入禅，而有禅韵；是诗僧，非悟道僧。闲月引行，松萝带雪，景何幽也；山云应接，禅隐众多，境何胜也；总见僧院之雅僻。”可谓语语中的。再看智圆的《寄栖白师》：“深隐空林下，清幽绝外缘。雨窗封岳信，苔井滤秋泉。门静来沙鸟，庭闲噪晚蝉。凭栏独相忆，残日下遥天。”深隐清幽的山林，断绝外缘的释家完全与自然合一。这“趣致之幽”，亦堪为“最”。

僧诗寄趣的境界也并不一律清冷，一律孤寂；它还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尤其在禅宗大兴于江南之后。皎然《独游》：“临水兴不尽，虚舟可同嬉。还云与归鸟，若共山僧期。”摆脱了世事纠缠的禅家心情畅快，驾轻舟嬉浪，与云鸟相期，浑然不觉“独游”的孤寂。齐己的《早莺》，绘声绘色，形神兼备，

让人悦目赏心：“何事经年绝好音，暖风催出啭乔林。羽毛新刷陶潜菊，喉舌初调叔夜琴。怕雨并栖红杏密，避人双入绿杨深。晓来枝上千般语，应共桃花说旧心。”看绿树红花，听天籁之音，悠然自得，神思飞扬。契嵩《泛若耶溪》：“越水乘春泛，船窗掩又开。好山沿岸去，骤雨落下来。岸影樵人渡，歌声浣女回。沧浪无限意，日暮更悠哉。”画面丰富颇有动感，轻松愉悦弥漫全诗。明代鄞县延庆寺僧大同《闲行》：“散漫及春游，逍遥得自由。在山常见鹿，近水不惊鸥。岸口花初动，崖根雪尚留。翻怜今日乐，尘世几人愁。”在江南的山水花木中逍遥，体验自由自在的快乐。还是梵琦说得直截：“今骑沙苑马，昔踏洞庭鱼。结缆荷边宿，移家竹里居。好风横笛晚，新月上帘初。每忆江南乐，功名有不如。”^③这最后一联，真道出了江南文化的一种品质。

有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田园村舍——那片同样干净素朴的土地。惠洪吟：“昨夜江村雨一犁，白沙江路晓无泥。戏波拍拍鳧雏暖，掠岸翩翩燕子低。”^④春天的江村，明洁而温馨，清新而灵动，这是夜雨之后的明洁，这是春风过处的清新。大同则展示如此一幅《江村夕照图》：“江村水国幽，云树半含秋。落日晒鱼网，凉风送客舟。香稻黄早刈，硕果熟先收。官税供输外，民歌乐未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江村里，夕阳将满足倾泻，歌声把欢乐传送。

这些诗作，使人想起钱穆的一席话：“当时的禅宗兴起，实在是南方中国人一种新血液新生命，大量灌输到一向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大流里来的一番新波澜新激动……从此悲观厌世的印度佛教，一变而为中国的一片天机，活泼自在，全部的日常生活一转眼间，均已‘天堂化’，‘佛国化’。”^⑤

江南诗僧的辩解：

“至人不遗情，古之高僧犹不能免”

《坛经》云：“僧者，净也。……自心归依净，一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第82页。

② 司空图：《诗品》，见郭绍虞《诗品集解》，第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③ 梵琦：《赠江南故人》，见正勉、性通《古今禅藻集》卷二二，《四库全书》本。

④ 惠洪：《春词五首》其三，见《石门文字禅》卷一六，《四库全书》本。

⑤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自性本清静,七情六欲皆污染。“高高山上云,自卷自舒,何亲何疏?”^①因此,佛教更重视入定中的纯精神体验,超脱现世,离情去欲,以获得无上正觉。大量僧诗即抒写此类精神体验。不过,僧人尽管出家,却无法脱离生长于斯的文化土壤。受特殊的地域因素影响,较多的江南僧诗呈露俗世情愫。

晚明江南释正勉、性通合编《古今禅藻集》28卷,钱锺书评曰:“所辑自支遁以下僧诗,乃释子之诗,非尽释理之诗……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僧以诗名,若齐己、贯休、惠崇、道潜、惠洪等,有风月情,无蔬笋气。”^②尽管说得有些绝对,但钱锺书敏锐地发现:僧诗的内容并不单一,不少江南诗僧存有俗世情怀。其实不独唐、宋,其他朝代的江南诗僧亦如此。

《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何景明则谓:“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③从自然本能的男女之欲,到人文社会的夫妇之情,一直是中国文学表现的主题。释家却认为人生虚幻,情爱无常。青年时的摩诃迦叶出家之前,即以厌恶情欲、乐修净行为世称道,此后出家的僧人更以男欢女爱为“色戒”,正所谓“欲界无禅”、“禅界无欲”。^④然而,江南诗僧却常有对爱情的咏叹。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谓:“释子工为诗,尚矣。休上人赋《别怨》,约法师哭范尚书,咸为当时才士之所倾叹。厥后比比有之。”其中提及汤惠休的《怨诗行》:“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满,断绝孤妾肠。悲风荡帷帐,瑶翠坐自伤。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嘯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堂。君堂严且秘,绝调徒飞扬。”思妇见泻楼月光而生思念,觉动帷秋风遂起悲情,叹岁华摇落,痛青春不再。此类作品,确乎“厥后比比有之”。如宝月《估客乐》四首,以吴地女子的口吻,吟唱对情郎的依依惜别和深情忆念。而灵一《送人得荡子归倡妇》,则突出思妇由爱而生怨:“垂涕凭回信,为语柳园人。情知独难守,又是一阳春。”入明以后,随着主情思潮的兴起,江南僧诗抒写爱情的作品渐多。如海盐僧文湛《渔妇词》:“陶依家住太湖边,出没烟波二十年。不愿郎身做官去,愿郎撒网妾摇船。”肺腑之言,与民歌的体式一样朴实。这类爱情诗,有些也许寄托了佛教理趣,如沈德潜《古诗源》评汤惠

休《怨诗行》:“禅寂人作情语,转觉入微,微处亦可证禅也。”但其中的禅理显然被浓烈的情爱所遮蔽,因此钟嵘评之曰:“惠休淫靡,情过其才。”^⑤类似如明代临海僧宗泐《寄远曲》:“美人别时春尚早,清池坐见芙蓉老。湘江水满鸬鹚飞,梦中历历相逢道。黄金可变石可移,此心皎皎终不欺。”郎君远离,美人相思而成梦,忧伤以终老。其间虽隐含道心,全诗却完整地展示了一个忠贞不渝的情痴形象。我们发现,即便在南朝之后,涉及男女情爱的江南僧诗也多采用乐府体,其抒写的内容和方式,甚至所用的词和韵,均可见出南朝吴歌、西曲的痕迹。用乐府体写男女情爱,既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

僧诗写爱情如此柔肠百转,述亲情同样真挚感人。亲情里,无疑母子情感最为深挚。可是,印传佛教的投胎转世以及观身不净说,多少会弱化母子亲情;而僧人出家侍佛,本欲了断凡间私情,故排佛者每责之以不孝,斥之以无情。然而在江南,怀母的情韵时常低回萦绕,布满山林。洪恩《秋日送月上人省母》:“十载离乡井,秋风返故林。拭干抛泪眼,方慰倚门心。乍见犹疑面,初闻未辨音。无嫌衣太短,能识别时针。”母子重逢,且喜且悲,相见不相识的酸楚,辨针不辨声的慰藉,百感交集,情真意切。而大多时候,出家的僧人只能将这份思念潜藏心底,如嘉兴崇福寺僧明旷《怀母》:“极知深省侍,无奈越山林。真有分飞感,难为出世心。石门遥气色,板屋郁春阴。白发高堂梦,翻成《游子吟》。”几分牵挂,几分忧愁,几分感激,几分无奈。而在对已故慈母的怀念中,最让他们揪心的痛楚,就是未能报答养育之恩。四明延庆寺僧佛引,在母亲墓前恸号:“髫年辞世网,十载隐桑门。甘旨何曾供,形骸空复存。悲风寒惨骨,落日暗销魂。忍睹巢林鸟,长怀反哺恩。”^⑥不能供养慈母,男儿徒具躯壳,大悲大伤里夹裹深深的自责。僧诗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也与区域文化相关联。盛唐时,江南的九华山

① 慧南:《黄龙慧南禅师语录》,见日本大正《大藏经》卷四七。

② 钱锺书:《谈艺录》,第226页。

③ 何景明:《明月篇序》,见《何大复先生集》卷一四,清咸丰三年重刊本。

④ 普济:《马祖一禅师法嗣》,见《五灯会元》卷三,《四库全书》本。

⑤ 曹旭:《诗品集注》,第4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⑥ 佛引:《礼先妣殯所》,见正勉、性通:《古今禅藻集》卷二三。

成为地藏王菩萨圣地,地藏王菩萨以孝道称,《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佛门孝经。这孝,你可以说是义理,是援儒入佛。据大乘佛经载,地藏菩萨初为婆罗门女,母亲去世后,她“忆母倍于常情众生之分”^①,因而感动了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间流露出浓烈而真挚的情感。巧的是,在江南这同一片土地上,随后诞生了湖州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从此,这位地藏王菩萨,一直为江南僧人顶礼膜拜;^②这首《游子吟》,亦屡屡化入江南僧人的怀母诗。

江南诗僧也多写友情。友情最强烈而集中的释放,莫如生离死别。且看灵一《送别》:“凭高莫送远,看欲断归心。别恨啼猿苦,相思流水深。翠云南涧彩,丹桂晚山阴。若未来双鹄,辽城何更寻。”别时登高欲断肠,去后相思如流水。明僧如愚《留别因公》:“岁晏寒霜降,行人自苦心。微躯蜩翼薄,长路马蹄深。慰别仍留步,相期更寄音。烟霞虽万里,情在未分襟。”这些系抒写“与君生别离”。而友人亡故,造成“死别”,诗僧感受如何?汉代传入中土的佛教,宣传精神不灭,随复受形。死亡,不过是六道轮回必经的一个过程。可是,江南诗僧却常为好友的逝去悲情四溢,涕泗满襟。如灵一《哭卫尚书》:“画戟重门楚水阴,天涯欲暮共伤心。南荆双履痕犹在,北斗孤魂望已深。莲花幕下悲风起,细柳营边晓月临。前路茫茫向谁问,感恩空有泪沾襟。”尤其在修行得道的高僧,死亡本是“涅槃”,是往生乐土。可是,仍有不少江南诗僧伤心欲绝,哀号不已,如法果《挽寒山坤禅师》:“幻海苍茫路杳冥,万竿风竹冷荒亭。河神力拥千花塔,门弟亲传一芥瓶。乱木晓春春雾白,远峰寒被夕阳青。回头恨杀枫桥水,呜咽留人未忍听。”江南僧诗如此发抒世俗友情,亦与江南人的文化性格相关。来自北朝的颜之推曾经发现:江南人更多愁善感,其《颜氏家训·风操篇》述及一个细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北人欢笑分手,南人却早就认定“悲莫悲兮生别离”。

江南僧诗其实涵盖了俗世所有人情。对此,天台僧宗泐洪武十年作出这样的辩解:“至人不遗情,古之高僧犹不能免。如梁慧约,以苦行得道为帝王师,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赋诗曰:‘我有两行泪,不落三十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③宗泐以南朝慧约诗为例证,恰揭示了江南僧诗“不遗情”的脉

传。这一脉传,是古典诗歌“缘情”功能的潜在体现,更与江南区域有着文化上的因缘。《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则云:“地理之影响于人生者有二:一曰天然环境,二曰经济条件。地理不同,斯国民性亦随之而异。……若南朝乐府,则其发生皆在长江流域,山川明媚,水土和柔,其国民既富于情感,而又物产丰盛,经济充裕。”和柔的自然环境造就江南人富于情感,无怪乎极力强调文艺抒情性特征的学人,大多产自江南:陆机“诗缘情而绮靡”,钟嵘“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萧统“属辞婉约,缘情绮靡”,萧绎“唇吻道会,情灵摇荡”^④……此外,丰裕的经济条件也对僧诗产生重大影响。中唐后,江南日益成为农业和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佛教世俗化的程度随之不断加深。最明显的是大历后江南影响甚广的禅宗,如源于江西覆盖江南的马祖禅,延至宋元一直不歇。皎然《禅思》即云:“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寂灭本非寂,喧哗未曾喧。”为求与俗众相互适应,僧人修正着自己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在诗中渗入更多俗世情愫,亦为势所必然。尤其晚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思潮兴起,张扬情欲的王学左派渗入禅宗而致出现“狂禅”,使江南僧侣世俗化和市民化程度达到极至,“禅宗不知不觉开发了人的个性意识……在‘自然’、‘适意’的旗号下,给七情六欲的放纵开了一个方便之门。”^⑤如金陵诗僧洪恩,“友人辈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观剧,亦欣然往就”,“有侍者数人,皆韶年丽质,被服纨绮,即衲衣亦必红紫,几同烟粉之饰”。奇怪的是,如此性情佻达,不拘细行,却深得信众仰慕:“至吴越间,士女如狂,受戒礼拜者摩肩接踵,城郭为之

① 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

② 明旻:《佛法概要》,第166页,“明朝的紫柏、莲池、憨山、藕益四大师和先师元瑛大师,都特别推崇地藏菩萨”可为参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 宗泐:《蛭庵集跋》,见张翥《蛭庵集》卷末,《四库全书》本。

④ 分见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20、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萧统:《哀策文》,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九五,《四库全书》本;萧绎:《金楼子》卷四“立言篇”,知不足斋本。

⑤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第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罢市。”^①这足见江南僧人世俗化的程度,因之此一时期抒发俗世情感的僧诗亦最为丰富。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②江南的青山秀水,江南的无限风物,为诗僧提供了无限趣致的依托。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江南僧诗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自然,江南文化并非静态,僧诗的特质亦未凝固。六朝时以玄学释佛理,江南僧诗不仅带有玄学的思辨特色,且观照山水,“感自然的真趣,悟幻化的人生”^③,经常抒发万念沉寂、伤感落寞的遁世情怀。陈、隋之际开始的天台宗,“已偏重在现实人生之心理的调整上用工夫,这已走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人生艺术化的老路。再由天台转入禅宗,那个趋势更确定,更鲜明了。而且也更活泼更开展了”^④。这在上文所举僧诗里都有明显表现。总之,山光水色的自然灵气,高蹈隐逸的价值取向,向往自由的人格精神,疏离政治的民间风习,使佛教

更易在江南得以传播发扬,更易潜入人心深处;同时,丰富细腻的情感积淀,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审美主义的艺术气质,博学重教的人文传统,使江南僧诗更具备诗的特征,更富有感染人心的能力。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六至十七世纪前叶江南城市化与诗文新变”(09BZW030)、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建设项目(S304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第692、6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第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第9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66页。又167页:“唐代禅宗诸祖师,……几乎十之八九是南方人,是在江南岸的人。”

(责任编辑:张曦)

The Connotation of Jiangnan Monk Poem and Its Cultural Relations

Zha Qinghua

Abstract: The monk poets and their articles has been a great bright point in Jiangnan culture, these hermitic elegant poems tend to embrace the sensible feelings in natural image which usually shining with brightness and joviality. Influenced by Jiangnan's folk song tradition and worship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the monk poets always describe the secular emotions like friendship, love and moral obligation to parents, from these we can also conclude the monk poets'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 Living in a society of good civilization, surrounding by Jiangnan area's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feeling the secular process of buddha religion in prosperous economic environment, shaping by those particular elements in Jiangnan, the poets from the temple created their own aesthetic scene which merit attention, and became a great literary phenomenon in history.

Key words: Jiangnan, Buddhist, poems, cultural tradition